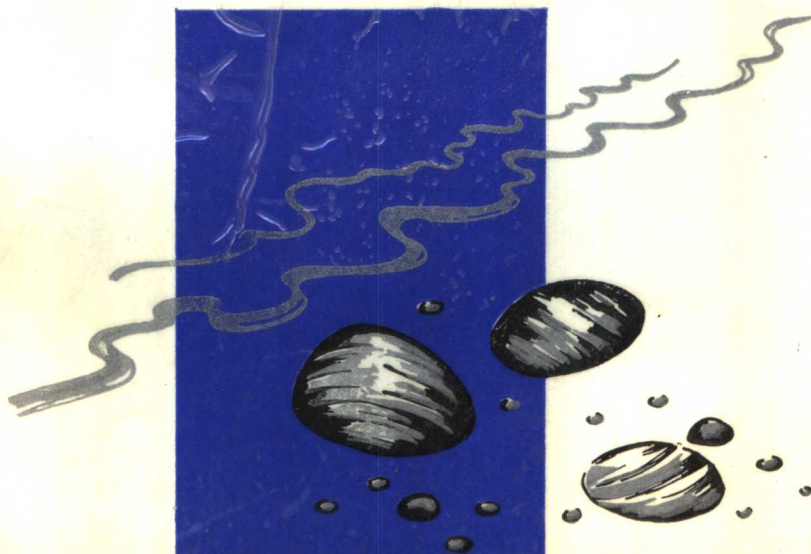


孙乃修 编

劫后 文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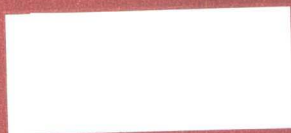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贾植芳
序跋集



孙乃修◎编

劫后文存

——贾植芳序跋集



(沪)新登字第 113 号

责任编辑：李 东

封面设计：桑吉芳

劫后文存——贾植芳序跋集

孙乃修编

学林出版社出版

上海文庙路 120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6.5

插页 1

字数 154,000

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1,500 册

ISBN 7-80510-654-1/I·235

定价：(软精装) 4.20 元

前 记

今年十一月间，孙乃修同志来沪参加首届巴金学术讨论会之后，在小寓居停时，一次他和当日在座的沈波同志一同提出，把我多年来写的序跋一类文章收集成册，找机会出版，以留纪念。恰巧学林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曹维劲同志来访，谈起此事，他说，他们出版社愿意在适当时机出这本书。这两年文化出版陷于低谷状态，社会上出现了“出书难、卖书难、买书难”的一片叹息声。在这样知识贬值的尴尬时代，把这本明明是赔钱货的稿子送给出版社，老实说来，我是缺乏起码的勇气的。现在经乃修、沈波这么一倡议，又运气好，正碰上曹维劲同志这样热情的出版家，这就为我下决心编辑这本小书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，有了必要的思想武装。

老妻任敏不顾年迈体衰，上高爬低，翻箱倒筐地从散乱的书稿中找出有关报刊材料，该复印和抄写的，由小女贾英一手操办；乃修则掌握编辑大权。在我的建议下，去粗取精，剪剪贴贴，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，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，编辑大功告成了。

这些杂色文章从写作时间说，从解放前夕的1948年深秋起始，到目前(1991年)为止。从我的生活史来说，1948年正值年轻力壮，刚从关押经年的国民党中统局监狱出来不久。恰恰今年又正是我为“胡风反革命集团案”牵连，经过二十五年“脱胎换骨”的天路历程式的“改造”生涯，从1980年底平反起，已十有余年纪念之际，而我已是衰然一老翁了，这期间的政治风雨，人世沧桑，实在是

不堪回首，值得深深回味。因此，收集在这本小书里的文章，从我个人的命运说，它们的出生和存在只能归之于历史的偶然律，或如曹孟德所说：“此乃天助我也。”或曰：“天不灭曹”。是我的命又大又硬。从本书的构成上说，它既有我自己写、译、编的书籍的序文或后记，更多的是给老中青三代人著译写的序文；但大半是为中青年两代人著译写的序文，目的是起个广告作用，用商业语言说，是为了“以广招徕”。因为这年头，严肃的文艺著译和学术著作，出书尤其不易，为了对他们的劳动成果给以应有的品评，把他们推向文化学术界，我应义不容辞地为他们的破土而出摇旗呐喊。其中有两篇，是给我的老同事——范希衡教授和余上沅教授遗著写的纪念性序文，既是受他们的遗族之托，也是为了纪念亡友。他们不幸身亡于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之中，我作为后死者，有责任为他们的亡灵献上一个花圈。更何况他们为建设中国现代文化所作出的贡献，理应受到尊重和纪念。

从这本小书的内容分类说，不仅有文学创作、评论和翻译，还有少数有关社会科学著译的序文——我自己或友人的。因为我虽然多年混迹于文场，执教于讲坛，以文学为安身立命之本，但我读的大学专业是社会科，所以也兼干这一行业。

把这一本不像话的小书献给今天的读书界，对我说来，是一种自我鞭策的方式。我虽然已进入人生的暮境，“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”了，但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，我还须自我努力，努力跟上历史的步伐，挺进，直到生命的终点。

感谢为此书的成书、编辑和出版帮过忙、出过力的我的亲人和友人。

贾植芳

1989年12月5日草成

1991年3月2日定稿

目 录

前 记	(1)
-----	-----

第 一 辑

《热力》序言(1948年深秋)	(3)
《热力》后记(1948年深秋)	(5)
《近代中国经济社会》前言(1949年1月)	(7)
旧时代的回忆和告别	
——关于《晨曦的儿子——尼采传》(1949年4月)	(9)
《近代中国经济社会》再版序言(1949年11月)	(14)
《住宅问题》译者前言(1949年8月)	(16)
《契诃夫手记》译者前记(1952年9月)	(19)
《俄国文学研究》排印后记(1954年5月)	(22)
《契诃夫手记》新版题记(1981年3月)	(25)
《贾植芳小说选》编后记(1983年4月)	(30)
《巴金研究资料专集》后记(1983年夏)	(34)
《巴金作品评论集》编后记(1984年7月)	(38)
博采众花 以酿己蜜	
——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》总序(1984年12月)	(41)
《热力》新版题记(1985年3月)	(47)
《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》序(1987年3月)	(51)

第 二 辑

- 《比较文学导论》序(1983年8月).....(59)
- 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》序(1984年7月).....(63)
- 《余上沅戏剧论文集》序(1984年8月).....(70)
- 《巴金论稿》序(1984年9月).....(75)
- 《写给爱人的信——中国现代作家家书集》序(1985年4月).....(79)
- 范译《中国孤儿》中译本序(1985年春).....(82)
- 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修订稿》中译本序(1985年8月).....(89)
- 《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》译文集序(1986年3月).....(92)
- 《艺海一勺》序(1986年7月).....(96)
- 《一个探索美的人》序(1986年11月).....(100)
- 《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》英译本序言(1986年).....(107)
- 《中国现代文学辞典》序(1986年春).....(111)
- 《三十年代在上海的“左联”作家》序(1987年2月).....(115)
- 《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》序(1987年4月).....(120)
- 《报告文学春秋》序(1987年5月).....(124)
- 《五四爱情小说选》序(1987年5月).....(129)
- 《屠格涅夫与中国——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》序(1987年6月).....(133)
- 《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》序(1987年6月).....(137)
- 《巴金年谱》序(1987年11月).....(141)
- 记还珠楼主
- 《独手丐》等武侠小说总序(1988年3月).....(145)
- 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文库》总序(1988年2月).....(151)
- 《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》序(1988年3月).....(156)

《郁达夫年谱》序 (1988 年 8 月).....	(160)
《东方专制主义》中译本题记 (1988 年 11 月)	(164)
《新月散文十八家》序言 (1989 年 2 月).....	(168)
一个跨代诗人的历史命运	
——《勃留索夫日记钞》中译本前记 (1989 年 4 月).....	(171)
《中西比较文学研究》序 (1990 年 1 月).....	(177)
《人类学导论》序 (1990 年 3 月).....	(180)
《文学鉴赏学》序 (1990 年 7 月).....	(183)
《在山那边有个好地方》序 (1991 年 1 月)	(187)
《牛津格言集》中译本序 (1991 年 1 月).....	(191)
《一个人格的发展：巴金传》序 (1991 年 3 月).....	(194)

附录 中国士人之鉴

——读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札记 (1987 年 12 月)	(19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编后记	孙乃修 (199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第一辑

《热力》序言*

对于过惯黑夜生活的人，早晨在他是一种发现、惊奇、忏悔和感奋。因为他拥挤或沉落于黑夜的喧嚷或死寂之中，忘记了早晨的伟大和美丽，使生命蒙上黯淡或不洁的色彩，造成人生的歧路和损失，——无从补偿的损失，除非来生可赎愆的损失。

但另一方面，懂得黑夜的美丽意义的人，（我在一篇文章里就歌颂过黑夜赐予我们的伟大，它试炼了我们，使我们变得伟大，）姗姗而来的早晨就会使他感到更大的愉悦和更新，逼进了生命意义的完成。因为生命的意义，就是击败考验的创造，跨过死亡的征服，和蔑视一切秽污的占领。这就是站在生命顶点上的意义完全的人。

我是过惯了黑夜生活的人，在这长期间的习惯性的黑夜生活中，我虽然时时感到它的象蚊子一般的讨厌，淹没了一切美丽的光泽的恐怖，觉得艰辛、喘气、疲倦和战慄。但后来我发现它还能使我做一点事，把自己淘汰一下，整顿一下，充满了出发和再建的悲愤的心志，顿又感到它的残酷的美丽，和是一个楼梯的心情，这样的感怀，想起来觉得很可爱，虽然它有损我的健康，减少我的生活年龄，但这是糊涂的动物观念，人生的几何学，不能用这个方程式的。

● 本书(散文集)由文化工作社 1949 年 6 月出版。

近来不得不移居乡间，使我不能不告别了黑夜的生活，每天在晨鸡的呼喊中早起。这种新的生活，初来颇使我不惯，虽然久已崇敬它和怀慕它的了。但好的消灭了坏的，这是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定则，很快地我就被这新的生活所占领，对于告别了的黑夜生活，那“历史心情”只是教训性的仇痛。我完成了一个新生活下的治民。原来历史生活转换点的烙印，努力新的是盖在不忘旧的上的。

我很想这篇文章在阳光灿烂的悦快中来动笔，现在在寒冷甚至还有点黑夜的遗痕中哆嗦着来写，使我懂得崇高的心境是什么。然而我在写这篇文章的中间，将出来的阳光和煦的热力，已然充塞于宇宙中间；在我还坐在窗前，细味着自己文章的时候，万道霞光即以雷霆万钧之力普照一切，解放一切，于是百鸟愉快的鸣啭，花木明朗的摇曳，在肮脏的小街道上疾行的人清瘦的面孔上充满了跨过黑夜的庄穆，扑向前面，我单纯地感谢完全从黑夜的统治下挣出来的历史的欢欣，和从一个终点又是起点出发的严肃心境，而放下了这篇文章，微笑的向前望着这苏生的天地。

1948年深秋

《热力》后记

这一本小书，是从一九三六到一九四七年间我所写的这一类短文的大部，几经离乱，本来连能想出的，收在这里的这些文章，要不是几个热心的友人的帮助，也都在失落之数，现在居然还能凑集这么一本，不能不感谢友情之可贵，尤其是逢兄、刘兄、孙兄、敏君，真真的得谢谢他们。

我是一个偶然拿笔的人，虽然这点兴趣也增加和鼓励了我甚大的生活力量，但处在这样的时代里，它也给我带来更大的愤懑和悲哀。我常嚼味着安特列夫的一句话：“垂死的人想活在著作上，是项可悲哀的事”，我虽绝无在文学上成仙入圣的企图，但按真正严格的人生道路说来，时代性的个人选择范围说来，这工作可说是一种“逃避”，而就这样可悲的“逃避”，还是不容易逃避的！

这真如对外战争的沉闷期中，一直鞭策我鼓励我，我尊敬的一个友人来信说，就当做悲哀的玩具那样的写一点什么罢，这种在无可如何中获取一点什么罢的悲寂心情，真使我感泣！我那时正在旧式军中，连象狼那样把嘴按在地上出一口气也不行，我充满了一个兵士的阴暗简单的感情，对于刺刀的信仰。……

光阴真快，我“病”了近一年，虽然还在不算恢复健康的环境中，但由于爱我的友人的怂恿，我编了这一本小书，“在战斗最激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，”做过军人的我懂得这道理。所以一边我不禁悲哀的想，这本小书，又算什么呢？我想命名做“悲哀的玩

具”，就是出于这点抱歉而暗然的心情的；但有的朋友说，这不行，虽然活在失色的生活里，我们做人不能失色，应该有点火力才行。那么，就叫“热力”罢，我只好暗然的微笑着这样同意了。

不过，“悲哀的玩具”呀，我心里要这样大声的吆喝，喊叫。

.....

1948年深秋

附启：去秋即承友人见告，谓上海某某数报亦有杨力其人，撰作军事政治报道评论文章，最好声明一下云云。这些某某等报我是看都不要看的“报”们，觉得殊无声明必要，好在杨力一名，我并未呈请立案专用。“疾痛”近载，昏天黑地，不知晦朔，当更无力顾到这一层，近来较痊，关心我的友人们又以此事相告，但是现在连能声明一下的地方都没有了，就为了这一点，趁这小书出版之便，顺说一句：该杨力先生当另有其人，我是没能力写出那样的大作的。除示不敢掠美外，并谢谢关心我的友人们。

《近代中国经济社会》前言*

一、本书系以现代中国人民观点，从事研究作为史的形象的清代经济社会构成，是意图解释并搜求清代经济社会的意义所在，侧面则在批判的说明了一个政权的兴亡的必然性法则，予我们以警惕和勇气，以坚定建设新中国的出发点——这是笔者写作本书时，除过严守学术立场外的现实意义和希望。

二、本书序论系在阐明清朝经济构造的本质，由其初发以迄终末，是问题的端绪，亦是其结论。是本书的全体的基底的部份。第一编系阐明清代国家范畴的自己贯彻过程，当为序编的续论部份，在本篇中，刻画出了清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则所开拓的方向，而其力点则在于自己贯彻过程中所发生的内在破绽和矛盾。第二编系从事考察，社会发展的担荷者之历史主体，为前二编之客观基础考察的补论部份。第三编则志图把握清末经济发展阶段，追及客观的基础与主体的条件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规定。前三编当为其预备的、前提的史料构成部份。至此，先前之诸问题已全行约集汇聚，而完成了本书的志图——解释和搜求其意义。伟大的辛亥革命——一九一一年必然的莅临，其庄严的意义，堪为我们处在革变前夕的时代人们所回味和信念。

清代，这近代的中国，实在教育了我们，启发了我们，在和

* 本书由棠棣出版社 1949 年出版。1950 年第三版。

我们血肉关联的这前一代中我们汲取了勇气 and 希望。——这才是笔者写作本书的最大企图和意义所在。

三、本书在资料利用上，深深感谢平濑己之吉氏的著作《近代支那经济史》的提示，惟本书之观点及论点则与平濑氏无涉，另外帮助笔者奔走找寻资料的友人们，在此谨为致谢，尤其内山完造先生的藏书的好意的被允为借用，特别值得一提。

1949年1月初在上海

旧时代的回忆和告别*

——关于《晨曦的儿子——尼采传》

尼采，这个典型的负伤的知识人（借用亚历山大·柯恩教授评安特列夫语，见Alexander Kaun's Leonid Andreev, A Critical Study），我为他这一类型的知识人曾创立了一个名词，叫“前智识人”（Perintellectuol），他的崩溃——疯狂，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一个绝大的抗议和讽刺，他同于法国文士伏尔泰的命运，在他生前和死后一个世纪里，还处在被误解的痛苦中。如死去的希墨之辈，就曾打了他的旗号，到处招摇撞骗，干他们奴役人类扑灭人性的恶行，他们的“黄脸干儿”，那些无知的流氓，也跟着学样，拍手欢迎，大声叫好，争着为它殉身的，也还大有人在。

近来在某杂志上读到布达佩斯大学某教授的论文，他认为尼采以后，知识界人染上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气氛，一种精神病症，直至今日不衰。我认为这同样又是一种对尼采的误解。因为尼采，这个叔本华的弟子，讲绝对性的人，“爱惜自己的人不是跌倒就是站起来的”憎恶虚伪的人，“越是在最郁闷的时候，愈是能力最丰沛的时候”的讲创造的人，当然不会是产生虚无意识的精神之

* 本文是为《晨曦的儿子——尼采传》撰写的译序，原译稿遗失。